

中图分类号: I20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634(2007)03-0074-(06)

# 儿童文学先锋作家的激情、困惑和反思

## ——兼谈当今儿童文学创作的主要艺术症结

方卫平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金华 321004)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界出现了一批具有强烈创新意识和实验偏好的先锋作家群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学视野的拓展,他们的创作心理也经历了一个从充满激情,到遭遇困惑,再到不断反思的历史演变过程。文章在分析这一演变过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当今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主要艺术症结之所在。

**关键词:** 儿童文学;先锋作家;创作心理;艺术症结

### 一、关于“先锋作家”

文学创作很久以来就存在着泥古与创新、守成与前卫的势力分野。其中主张创新、表现前卫的“先锋作家”常常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有着极强的职业写作意识,但又不愿意承认既定文学事实的绝对合法性和唯一统治权,不愿意接受已有艺术秩序和既定命运的安排,而总是扮演着特定时代文学法规、秩序的爆破手、突围者、实验者的角色。他们常常以自己狂放不羁的文学奇想、大胆新颖的美学实验,为文学带来新的元素、秩序和面貌。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世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先锋作家的加入和存在,人们的文学经验才会获得不断更新和添加,文学发展的历程才会变得波澜壮阔、异彩纷呈。

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只有10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儿童文学独立发育的不成熟性,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在相当程度上主要是依靠对外来儿童文学

的学习、借鉴甚至模仿,对民间儿童文学的发掘、整理和改写来积累起自己最初的艺术经验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先锋作家,尤其是不存在集团性的先锋作家创作群体。

这种状况到20世纪80年代初突然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变化。在整个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带动下,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一批具有强烈创新意识和实验偏好的作家群体。他们上演了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实验与创新的历史活剧。

对儿童文学先锋作家群体的创作及其演变的跟踪和研究,在今天显然是一个有意义的讨论话题。

### 二、儿童文学先锋作家的创作心理轨迹

考察一个时期文学流程的变化,可以有许多角度和指标,其中之一就是考察作家的创作心理及其发展轨迹。先锋作家作为特定时期文学生活中最为活跃的影响因子,他们的心理变化构成了一个时代文学生活及其变迁的基本动力和奥秘之一。

收稿日期: 2006-12-12

作者简介: 方卫平(1961-),男,湖南湘潭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基本理论和儿童文学史研究。

## 1. 1980年代:激情、自信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来到了一个令人兴奋、也令人感到疑惑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所发生的一系列根本性变化,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艺术契机和现实空间,这在新时期成人文学创作中已经表现得十分突出;另一方面,由于儿童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儿童文学作家对时代要求的感应,还需要经过一定的专业经验和个体认知上的转化。所以,与整个新时期文学汹涌的潮流相比,新时期之初的儿童文学在艺术观念的更新和创作实践的推进上,是显得相当犹疑和滞后的。

大约是到了1980年代的初、中期,随着整个国家和民族思想文化意识的进一步解放,同时也由于整个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有力启迪和带动,儿童文学创作开始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创作思想和艺术实践上的更新与尝试。而文学创作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令无数青年人神往的职业,作家也是一种拥有很高社会美誉度的身份。就在这一时期,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队伍实现了一次极为重要的文学扩军,一大批拥有相当生活阅历、艺术准备,怀抱着无限文学理想的青年人进入到了儿童文学的创作领域。可以说,正是由于他们的加入和到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那个时期儿童文学的历史书写。

雄心勃勃、跃跃欲试的年轻作家们与他们的文学前辈们一样,普遍面临着一个如何摆脱历史束缚,寻求新的艺术可能的现实课题。于是,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史上一次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艺术创新和实验过程开始了。

今天,重新置身于1980年代儿童文学的文学语境,我们将会深深地感受到,那些依次发生的文学事件,组成的是一幕幕充满艰辛的文学实验和突围表演。我曾经在《寻求新的艺术话语——再论〈儿童文学选刊〉》<sup>[1](P60-70)]</sup>一文中认为,1980年代儿童文学艺术话语的探寻、实验、更新,大体上是在“说什么”和“怎么说”这两个层面上进行的。1980年代初,在整个儿童文学界,“说什么”曾经是一个令人感到困扰的创作难题。受传统艺术思维定势的影响,儿童文学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心理上存在着许多话语禁忌和表达障碍:

许多题材不能涉足,许多主题被理所当然地放逐了。然而,在迅速变革发展的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影响和带动下,一股儿童文学话语革新的潜流也在艰难之中悄悄地开始涌动。例如,在儿童小说创作中就陆续出现了《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吃拖拉机的故事》、《失去旋律的琴声》、《阿兔》、《妹妹的生日》、《烛泪》、《彩霞》、《一个颠倒过来的故事》等作品。这些作品不满足于用传统的、相对单一的目光来审视和描述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状况,而开始了一种相对新颖的尝试,即从不同视角、不同方位来展示当代少年儿童与整个社会生活的复杂联系,从而大大拓展了儿童文学的现实表现空间。

如果说,对于儿童文学“说什么”的探索和尝试主要实现了文学认识和社会价值观范畴的演进和突破的话,那么,对于儿童文学该“怎么说”的关注和实验,则更多地从儿童文学艺术本体的角度更新了儿童文学的传统话语品质。以周锐《勇敢理发店》、丁阿虎的《祭蛇》、程玮的《白色的塔》、曹文轩的《古堡》、常新港的《独船》、班马《鱼幻》、冰波的《那神奇的颜色》、金逸铭的《长河一少年》等童话、小说为代表的一大批从语言、情节、结构、象征、神秘、哲理、幽默、荒诞、文化感、游戏性、悲剧意识等等不同艺术关节点切入进行尝试、创新的儿童文学作品,几乎是以毫不犹豫、“毫不讲理”的方式撑破、搅乱了传统儿童文学相对收敛的艺术格局和相对单一的话语方式。这一切,构成了横贯于整个1980年代儿童文学发展历程的一道气势不凡的艺术探索与创作景观。很自然地,一个富有创新意识的儿童文学先锋作家群体也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应运而生。

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许多儿童文学书刊中找到1980年代儿童文学艺术实验和突围表演的诸多痕迹,例如,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曾经在儿童文学界影响深远的《儿童文学选刊》,江西少年儿童出版社(现21世纪出版社)出版的“新潮儿童文学丛书”,等等。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书刊所保存的文学果实和历史档案中,感受到那个时期先锋儿童文学作家们的创造激情和艺术体温,感受到他们挣脱限制、寻求文学变法的欲望和冲动,感受到他们充满底气和自信的创作心理积蓄。在由曹文轩执笔的《回归艺术的正道——“新潮

儿童文学丛书‘总序’<sup>[2](P1~3)</sup>一文中,他们宣称:“‘新潮儿童文学丛书’是从新时期洋洋大观的儿童文学作品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作品的汇集。它们从各个侧面反映着中国儿童文学的新动机和新趋势。人们可以从这些作品的深部,获悉从痛苦中崛起的儿童文学所热烈追求的新的艺术价值体系。他们这样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追求:我们赞成文学要有爱的意识;我们推崇遵循文学内部规律的真正艺术品;我们尊重艺术个性;我们赞同文学变法。他们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历史处境和文学责任:“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的儿童文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它推开和摒弃了过去的许多观念,而向新的观念伸开拥抱的双臂。这是一种深刻的嬗变。老一代在进行着伟大的自我超度,坚强地从自己身上跨越过去。新生代带着压抑不住的开创精神,发出沉重而响亮的足音进军文坛。新与旧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刻印。文学在变法……在为新潮儿童文学丛书《探索作品集》所撰写的“总论”《你们正悄悄地超越》一文中,班马对儿童文学先锋作家们的创作道路和创作实绩作了在今天看来也十分深入、精确和到位的分析。谈到他们的艺术成就和贡献,班马说,“我甚至认为,将来的中国文学可能会蓦然回首重新发现曾有过那么一批儿童文学作家在某一些文学新意识上(如更博大的星球意识),在某一些文体的新创造上(如极近后现代主义技巧的小说体童话),也许竟会是中国较早的觉醒者。”<sup>[2](P395~396)</sup>

可以看出,对于1980年代儿童文学的先锋作家群体来说,他们对艺术的恭敬、执著,与他们对自身艺术创造能力和创作成果的自信与肯定,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坦率地说,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尽管面临着不少质疑的声音,但是,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艺术先锋们几乎都判定,儿童文学的美学可能性在当时已经得到了最大的开拓,我们已经抵达了儿童文学的艺术腹地,我们的探索和实验激情已经换来了值得骄傲的历史性胜利和美学成功。

## 2. 1990年代:迟疑、困惑

进入1990年代,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又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市场经济和商业化时代的到来,使以市场、商业价值取向为主导的生活发展力量在一定

程度上打击了纯粹的文学活动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激情;网络时代的全面降临,对人们包括少年儿童的生存状态、文学选择和消费方式,甚至对童年的面貌及其基本特征等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读图时代的悄然出现,对传统形态的儿童文学阅读,显然也形成了一定的挑战和影响。

上述变化对原创儿童文学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以艺术创新、审美价值取向为主要追求的儿童文学创作,不得不逐渐被市场的力量、商业的价值取向所主宰。如果说,1980年代的创作环境还允许作家们谈艺术、求创新的话,那么到了1990年代,这样的环境和空间已经渐渐不存在了。

其次,网络时代和读图时代的到来,也对读者的文学阅读心态进行了新的塑造。对于大多数儿童读者来说,他们阅读文学作品,往往不是为了学习,甚至也不是为了审美,而只是为了简单的消遣和娱乐。在阅读方式上,他们往往沉溺于快餐式的消费性速读,而不再有伴随着审美体验而进行的沉思与冥想。同时,繁重的学业负担也进一步加剧了少年儿童上述阅读心态的形成。

再次,纯儿童文学的出版、传播环境等也发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例如,出版界对纯文学出版的资助热情逐渐下降,许多作品的传播如果不借助一定的商业营销手段就无法成功地打入相应的市场。

面对生存环境的巨大变化,在进入1990年代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先锋作家们仍然保持着一种矜持而沉稳的创作姿态。他们相信,有了1980年代丰饶而坚实的艺术铺垫,1990年代的儿童文学创作依然会攻城掠地、无坚不摧。以秦文君的《男生贾里》、曹文轩的《草房子》、梅子涵的《女儿的故事》等为代表的1990年代新著的成功,曾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先锋作家们的这种坚守和自信。正像梅子涵曾在一次会议上谈到过的那样:新时期有一个很基本的精神,就是,挑战旧的,毁去不合理的,以新的灵感建构新的面貌,以以为的不可能建立着可能。有些理论家也说,“新时期”结束了,但我仍然以新时期的心情、热情、平静的心态进行着写作……因此,儿童文学的先锋作家们仍然相信,我们的文学才能和创造能力是毋庸置疑的,缺乏的只是某些

占有市场和拥有读者的能力,而市场和读者往往排斥纯粹的文学精神和真正的艺术精品,因此,问题不在我们。

尽管先锋作家们保持着这样的矜持和自信,但是,1990年代文学生存环境的不断变化,事实上还是在相当程度上不断地改变着先锋作家们的艺术心态和创作心理。面对读者的不断疏远和逃逸,面对市场汰洗和滑坡的严峻局面,相当一部分先锋作家们逐渐开始沉寂下来。在新的文学生存挑战面前,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迟疑和困惑:纯粹的美学追求和纯文学的创作道路越走越窄,而市场化、商业化的话语力量变得日益强盛,是放弃纯粹的艺术追求投入市场的怀抱,还是坚守艺术追求同时努力寻找与市场 and 读者的现实结合点?在即将告别20世纪的时候,中国儿童文学的先锋作家们在整体上似乎已经逐渐丧失了他们在1980年代曾经拥有过的那份激情和自信。

### 3. 21世纪之初:震撼、反思

进入21世纪以后,在新的时代和文学环境中,中国儿童文学的一部分先锋作家们又集体性地表现出了一种对于外国优秀和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特殊的亲切感和学习欲望。而且,他们不仅自己阅读、揣摩、玩味、吸收,还把他们的阅读感想与体验写成文章推荐给同行和公众。他们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梅子涵的《阅读儿童文学》、彭懿的《图画书:阅读与经典》、刘绪源的《文心雕虎》,还有新生代学者陈恩黎的《孩子,让我陪你一起成长》,等等。他们读林格伦、达尔、安房直子等获得过国际安徒生奖或未曾获得过这个奖项的各类优秀文学作品,读外国优秀的图画书作品。他们从林格伦和达尔那里读到了瑰丽的想像和丰富的游戏精神,从《大海的尽头在哪里》、《亨利徒步旅行记》中读到了借助孩子似的天真来完成的对于世界和人生的哲学思考,从《我有一个跑马场》、《猜猜我有多爱你》中读到了人性的温暖和美丽,从《我的爸爸焦尼》、《鳄鱼怕怕,牙医怕怕》中读到了美学的智慧和巧思……

很显然,这些优秀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在中国儿童文学的一部分先锋作家们那里产生了相当强的艺术震撼。他们在这样的研读和比照中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儿童文学在整体上与国外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之间的距离。于是,1980年代所培养

和建立起来的那份从容和艺术自信,在他们那里不知不觉地已经荡然无存。人们发现,对于当今绝大多数的儿童文学写作者来说,他们事实上还在一个较低的美学平台上徘徊,而1980年代以来所建立起来的艺术自信和美学上的成功感,其实是有点肤浅和虚幻的。梅子涵就曾坦陈,“面对我们的原创,我经常觉得无话可说,可是‘研讨会’和安排好的一些演讲仪式又要必须讲,所以我在很多的时候是在硬讲。”一个曾经壮怀激烈的先锋作家,现在面对原创作品却“无话可说”,这很典型地反映了当今一部分先锋作家面对世界最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时所发生的评判标准和创作心理上的重大变化。这就是,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激情和自信,1990年代的迟疑和困惑以后,相当一部分儿童文学的先锋作家们开始了对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艺术反思。

毋庸讳言,经历了20多年艺术风雨的吹打和洗礼,儿童文学的先锋作家群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和分化。而且,面对中外儿童文学的艺术现实,人们的感受和评判结果也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今天的中国儿童文学更应该具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中国最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和作品,应该努力与世界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和作品站在同样高度的美学平台上。

### 三、当今儿童文学创作在艺术上的主要症结

或许,这真的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在走过了1980年代以来最辉煌的一段历史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尽管它积累和拥有了一些堪称优秀的作品,但是在整体上,它还处在一个不高的美学平台之上。与国外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比较起来,我认为,当今中国儿童文学在整体上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思想的缺席

很久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就是以教育儿童为艺术天职的,加上“文以载道”传统的影响,儿童文学这一艺术容器的内容物,常常都是针对儿童的缺点和毛病来设计的。1980年代以后,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在内容物上有了极大的丰富,但是从整体上看,儿童文学的思想力量仍然是比较贫乏的,甚至是缺席的。例如,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童年的隐秘心理、乡土记忆、

成长经验,等等,但是,在对世界和人生的基本思考方面,在对人情和人性的艺术揭示上,在对某些特殊题材领域如残疾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思考方面,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还显得力不从心或缺乏洞察力。

相反,当代外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却常常在内容物和思想力度上,给我们带来强烈的撞击并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大海的尽头在哪里》表现的是人类对于世界和存在的一种形而上的永恒思考;《亨利徒步旅行记》揭示了人生目的和人生过程之间的微妙联系;《我的爸爸焦尼》展现的是单亲家庭父子之间永远无法割断的挚爱亲情;《我有一个跑马场》则借助一个弱智孩子与其周边人群之间的感人故事,表现了人世间的真情与博爱。这些作品之所以感人肺腑,并给我们以强烈的心灵震撼,首先就是因为它们触及到了关于社会、人生、人性、命运等等最基本的人类价值和命题,因而具有了相当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力度。

## 2. 美学的乏力

儿童文学的内容物固然重要,但是我以为,相比之下,儿童文学的美学表现力也许是更为重要、对于儿童文学作品的成功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美学的乏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童趣的缺乏。1980年代以来,少年文学的崛起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少年文学的独立和发展,一方面大大拓展了儿童文学的整体思想艺术空间,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儿童文学在总体艺术风貌上走向了深沉和凝重。当然,自1980年代以来,以周锐、冰波、张秋生等的童话作品,张之路、韩辉光等的短篇小说,武玉桂等的幼儿文学作品,郑春华《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秦文君的《男生贾里》、梅子涵的《女儿的故事》、汤素兰的《笨狼的故事》、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等为代表的儿童文学作家和作品,也为中国儿童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童趣和幽默感。但是从整体上看,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还是相当缺乏那种纯正、自然、巧妙、富有丰富表现力的童趣和幽默感的。许多时候,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很用心,甚至是很用力地制造童趣和笑料,但是效果却既不自然,也缺乏刻画人物、表现主题的艺术力量。

我们同样常常能够在国外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中看到那些极其丰富而自然、极其富有表现力的童趣和幽默。例如,加拿大诗人丹尼斯·李的童诗《进城怎么走法》:进城怎么走法?左脚提起,右脚放下,右脚提起,左脚放下,进城就是这么走法;还有《晴天有时下猪》、《小尼古拉和他的伙伴们》、《拉拉和我》、《母鸡萝丝去散步》等等。在这些作品中,童趣的出场和呈现都是天然的,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

二是巧思的缺乏。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最基本的智慧和能力,表现在故事的构思和讲述策略上。能否以及如何通过简单而又巧妙的构思,能否以及如何借助一个看似浅显而又玄机无限的故事,来表现作家的基本文学运思,是见出和检验一个儿童文学作家艺术才情和智慧高下的重要方面。1980年代以来,一部分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开始重视将厚重的内容物填入自己的创作之中,但是整个作品的艺术表现却也同时变得厚重和艰涩起来,于是作品中除了厚重,却完全没有了儿童文学作品在艺术表现上应该具有的灵巧和叙事智慧。

曾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莎·拉伊森的长篇小说《我有一个跑马场》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例。这是一部以弱智儿童安迪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安迪常常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世界,当他以为自己用3块钱从一位拾荒老人那里买下了跑马场之后,就把他的全部热情投入到了对跑马场的关心和相关劳动之中,而他身边的小伙伴和跑马场的工人们也以最大的爱心呵护着安迪天真的幻觉和梦想。最后,当跑马场的委员会要“收回跑马场”时,他们用10块钱从安迪手中“买下”了跑马场,安迪的心灵和幻想因此而受到了最大的关爱和保护。这是一部充满温暖感并富于巧思的儿童小说作品。正是情节构思上的自然和巧妙,使小说的主题呈现变得更加自然、深刻和完美。

三是细节的缺乏。细节的独特、生动和富于表现力,也是儿童文学创作的一大艺术课题。细节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儿童文学作品的叙事肌理和艺术面貌。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并不缺乏细节的运用,但是,我们却不常看到那种新颖独到、令人拍案叫绝的细节呈现。常常是,作家的创作

意图十分高远,但落实到细处,却给读者以莫名其妙、隔靴搔痒的阅读感受。

笛米特·伊求的系列儿童故事集《拉拉和我》中的《婴儿》、《鲜奶油蛋糕》等作品塑造了一对天真顽皮而又充满爱心的小姐弟的生动形象,其艺术上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整个故事集中设计、分布了大量鲜活、独特、极富表现力的文学细节。例如,姐弟俩不知道桐尼太太发胖,是因为怀了孩子的缘故,于是整天就担心着桐尼叔叔会被胖太太从床上挤下来,操心着如何让桐尼太太减肥。故事中丰富的细节设计,生动地凸现了小姐弟俩天真而富有爱心的可爱品质。英国山姆·麦克布雷尼编文、安妮塔·婕朗绘图的图画书《猜猜我有多爱你》中的小兔子和大兔子之间,也是通过一个个具体形象的动作细节,来表现彼此的爱心和情感的。正是这些具体形象的动作细节,令读者感动不已、过目难忘。

我以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艺术症结,其实并非表现在缺乏那些五光十色的、时髦的现代艺术手法和策略上。我们儿童文学创作缺乏的其实仍然是属于普遍文学魅力和力量构成的一些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文学元素,那就是思想,还有表现这些思想的童趣、巧思和细节,等等。

#### 四、结 语

讨论当代儿童文学的生存现状和创作出路时,

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来展开思考。但是在这里,我想说,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来说,我们还有一个更为重要、更为关键的思考方向,那就是如何更好地清理我们对儿童文学艺术特征和美学力量的认识,如何更好地在创作实践中去展现儿童文学本体特有的、非凡的艺术可能和美学魅力。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怪圈:20世纪8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先锋作家们以“回归艺术”的名义,在儿童文学的艺术疆域里纵横驰骋,深耕细作,几乎试遍了儿童文学创作的十八般武艺——我们曾经坚信,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已经登上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峰。但是今天,当我们面对世界经典和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时,我们突然发现,儿童文学最基本的艺术面貌和最独特的美学魅力,其实就是源自一种天真而质朴的性情,一种简单而又智慧的巧思;儿童文学的最基本的美学,其实也就是儿童文学的最重要、最深刻的美学。也许,这就是儿童文学的美学宿命。我相信,这也是儿童文学先锋作家们的历史宿命。

#### 参考文献:

- [1] 方卫平. 逃逸与守望——论九十年代儿童文学及其他 [M].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
- [2] 探索作品集 [C]. 南昌:江西少年儿童出版社,1989.

## Passion, Perplexity, and Reflection of the Leading Writers of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Crux of creative techniques in Today's Children Literature Writing in China

FANG Weiping

(Faculty of Humanities, Zhejiang Teachers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on the stage of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there has been a group of vanguard writers who possess a keen sense of innovation and an exceptional appetite for experimental cre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ur epoch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ir literary vision, their literary creation psychology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evolution: from fabulous fervor to bewilderment to constant reflection.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is process of evolution, this paper takes a step further and points out where the crux of creative techniques lies in today's Children literature writing.

**Key words:** children literature, leading writers, literary creation psychology, the crux of creative techniques

(责任编辑:陈吉)